

谈国际汉语基础研究与教学应用的关系

剑桥大学

袁博平

摘要:

本文将研究汉语第二语言习得视为国际汉语教育的基础研究，并认为国际汉语教育工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教学的关系方面与生命科学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要用科学的手段和客观的态度探索外国人学习汉语时，他们头脑中的语言机制是如何运转和工作的，从而找出汉语第二语言的规律和特点。这有利于加强国际汉语教育的理论建设，有利于汉语的国际推广，有助于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国际汉语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语在国际上的需求和影响日益扩大。在世界各国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国际汉语教育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以对外汉语和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为例，各种汉语课本和参考书层出不穷，每年都有数十本问世，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更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都在尝试编写适合不同国家的国际汉语教材。这种教材（特别是针对初学者的教材）多数都是用学习者的母语来对汉语语言进行注释和解释的，这有助于学生对汉语的迅速理解。在词汇方面和情景方面也注意收集了所在国常用的词汇、地名、以及所在国常出现的语言情景。这使学习者在使用教材过程中感到教材的内容更贴近他们的生活，从而有利于他们对汉语语言的记忆和应用。但是，把这些因素包括进去的教材是否就可以成为适应于相关国家学生的教材呢？是否有必要把学习者的母语可能对学习汉语的

影响也考虑进去呢？如果认为是必要的，那么应该怎样确定母语对学习汉语的影响呢？是否应该通过基础方面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本文借“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文化与国际汉语教育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基础研究。我认为“研究”就是用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和手段来探讨和寻找人类和自然界中存在，但尚未发现的事实和真理。那么基础研究与应用领域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的理解是基础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把研究成果放到应用领域中去使用。今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的划分。生命科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领域里，研究人员通过转基因、基因打靶等技术研究人体内的各种功能和变化，设法绘制人体的基因图谱。比如研究肺癌的研究人员利用各种手段寻找导致肺癌的基因。一旦找到了导致肺癌的基因，应用学科各个领域都可以受益。药物公司可以针对这个基因研制有效的药品对这个基因进行基因抑制和治疗，医疗设备公司可以针对这个基因研制出可以最快，最早检测出这个基因变化的仪器设备，临床医生可以根据各个科室提供的检验结果做出诊断，并对肺癌进行有针对性的基因治疗。

我认为我们的国际汉语教育工作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教学的关系方面与生命科学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研究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看作是国际汉语教育的基础研究。在这一基础研究领域里，我们要用科学的手段和客观的态度探索外国人学习汉语时，他们头脑中的语言机制是如何运转和工作的，从而找出汉语第二语言的规律和特点。通过积累教学经验总结出的规律和特点当然有它有用的一面，但是有时经不起科学的论证和检验。因此，有必要开展国际汉

语教育的基础研究。这样不但有利于我们国际汉语教育在学术性和科学性方面的建设，同时也可以对许多有意义的课题进行研究。比如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外国人最初是以什么状态开始学习汉语的？”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种假设：

- (1) 白纸一张，一切从零开始；
- (2) 完全以他们母语的语法框架为基础；
- (3) 他们汉语的初始状态一部分以其母语为框架，一部分不受母语的影响。例如：也许在虚词/功能词方面受其母语影响，但在实词方面不受其母语的影响；
- (4) 既有母语的影响，也有“普遍语法”的控制。

如果第一个假设成立，这就意味着在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中没有第一语言迁移现象，因此在为不同国家学习者编写的教材中，也就没有必要针对不同国家学习者的母语在汉语语法教学中做任何处理；也就是说在语法方面，各国的汉语教材都可以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基础研究成果证实第二个假设成立，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成果放到应用领域中使用。教材编写者对学习者的母语和汉语进行对比，找出每一个不同之处，然后在课本和教材中做出相应的处理，任课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解和练习，测试中心在测试题中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测试。

如果第三个假设成立，这就要求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找出哪些汉语语言点会受到第一语言迁移的影响，哪些母语语言点会对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影响。同时我们还有必要调查第一语言迁移在哪些二语汉语语言点上会消失得早一点，在哪些语言点上会消失得晚一些，在哪些语言点上永远也不会完全消

失。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研究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绘制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机制的图谱。国际汉语教育应用领域的各个学科，例如：教学大纲设置，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语言测试，等等，都将受益于这张图谱。绘制这张庞大的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机制图谱需要研究学生的母语，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各国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国际合作对绘制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机制图谱的重要性。在法语和德语中，频度副词，如：“常常”，“有时候”，“很少”，“总是”，等等，出现在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按某些语法理论的解释，这是由于在法语和德语中主句谓语动词需要提升，这就造成谓语动词位于频度副词之前，如例 1 和例 2 所示。而汉语和英语的动词不需要提升，所以句子的语序是：主一副一谓一宾，如例 3 和例 4 所示。

- (1) 法语: Marie boit_i souvent t_i de la bière. (主-谓-副-宾)
 玛丽 喝 常常 啤酒
- (2) 德语: Er trinkt_i oft t_i Bier. (主-谓-副-宾)
 他 喝 常常 啤酒
- (3) 英语: He often drinks beer. (主-副-谓-宾)

- (4) 汉语: 他 常常 喝 啤酒。 (主-副-谓-宾)


如果我们在法国学生中大量取样，并通过统计学计算证实，初学汉语的法国学生接受像“玛丽喝常常啤酒。”这种错误的汉语句子，而不接受像“玛丽常常喝啤酒。”这种正确的句子。而英国学生接受像“玛丽常常喝啤酒。”这种正确的句子，但不接受像“玛丽喝常常啤酒。”这种错误的汉语句子，那么我们可以有证据断定，在频率副词和谓语动词的语序方面，母语是法语的汉语

初学者中有第一语言迁移现象。如果德国学生对这些句子的判断也是和法国学生相同，那么我们可以断定法国和德国学生在谓语动词和频度副词的语序方面有第一语言迁移现象。假如法国和德国学生既接受像“玛丽常常喝啤酒。”这种正确的句子，同时也接受像“玛丽喝常常啤酒。”这种错误的汉语句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不定性呢？一种解决办法是看英国学生的判断数据。如果英国学生的判断也跟法国和德国学生相同，我们可以初步断定，频度副词和谓语动词语序的不定性可能是汉语初学者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并不是因为第一语言语序迁移而造成的。

进行以上这种类型的基础研究，在实验取样方面和在对学习者母语的理解与分析方面都需要国际合作和相互间的支持。这不但有利于我们国际汉语的应用领域，同时也会加强我们国际汉语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国际汉语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像生命科学那样得到大量的研究资助来绘制这一图谱，但是如果有各国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绘制一幅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机制的图谱是有可能的，至少在理论上还是成立的。国际汉语教育的各个应用领域需要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等基础研究学科的研究成果。正如临床医生要依靠基础研究人员找出导致癌症的基因一样，国际汉语教师和教材编写人员也需要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来找出各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和非难点。知道了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机制的运作方式和运作特点，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国际汉语教学，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大纲，有针对性地进行编写教材，和有针对性地进行语言测试。进行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基础研究离不开各国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的合作和支持。从对学习者的语料取样到对学习者的母语的对比分析都需要各国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的

相互支持。这种基础研究和应用学科的互补互利关系有利于加强国际汉语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有利于汉语的国际推广，有助于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国际汉语的可持续发展。